局限、界限、边界(外一篇)

虹 影

我从未找到这三者的界限，它们有边，难以跨越，局限，如同四川这个盆地意识，我经常遇到老乡，问他们为何要离开重庆，都会说，不想一辈子在原地待着，那会局限自己的发展和想象力。

后者，更致命。跟着博尔赫斯穿越迷宫时，一个人他如何选择，界线究竟是什么？

丘吉尔说，你不面对现实，现实就会面对你。他还说，当我们不会质疑，骗子便产生了。当我们太娇惯，畜生便产生了。

而女性，面临社会和世界时，更多的界限，限制了她们的发展和声音。界限因我们而设，我们为打破界限而生而行，如果我不说，谁会为我说话？如果我不能说话，那像我一样成长背景的人，那样的女性，她们都没地方可以说话。我不仅是在为我自己说话，也是在为她们说话。

竞争、和解、共生

同一个父母生下的兄弟姐妹，生长之中各有各的境遇，相貌和聪明，生活的条件不同，加上父母的溺爱也不同，产生的矛盾也是根深蒂固。有一个朋友写了一本自传体小说，讲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其父好不容易办了移居香港，父母只能带走两个孩子，而她家是三个孩子，最小的是婴儿，当然得带走。父母决定留下老大。可是还想显示公平，让老大老二抓阄，父母做了手脚，无论老大抓哪个纸团，上面都会是“留”。结果老大留在内地，老二跟着父母到香港。老大跟老二的人生轨迹从此完全不一样。这个故事的残忍是，当老大多年后，拼尽一切来到父母身边，才发现当年抓阄的真相，这真相太残忍，同是母亲身上的肉，一个得到爱，一个失去爱。他们后来相聚在另一个国家，母女关系糟糕，故事一点点展开，最后姐妹和解，可是与母亲呢？一切都晚了。

我与母亲的关系，用了两本书来探求，与兄弟姐妹的关系一直延伸到现在，经过大半世界，恩恩怨怨，随着时间的流逝、父母的离去，渐渐地达成了和解。

如果天再下雨，我们回到我们幼年时，母亲的大床下只有一双雨靴，相信，不会为之争夺，不会用尽诡计，会公平地说，今天下雨雨靴是老五的，下次下雨雨靴会是老六的。

果园再聚

吴 霜

疫情以来，好久没有去彩丽的果园看她了。果园位于北京的昌平区，那里曾经出现过一些疫情，这一规避就是一年多。我们每年都会在各种假期里结伴去昌平彩丽那里，她是个极其热情的人，喜欢朋友们到她那里聚会。

彩丽是个成功的餐饮界人士，她还是北京西餐协会的副会长，她的巴西烤肉连锁店在北京有好几家分店。我喜欢她家的烤肉吧，主要是沙拉很好吃，土豆沙拉鸡蛋沙拉都是我的最爱。每次去她的餐厅最喜欢取的并不是肉类，而是那几种沙拉，别的餐厅是没有的。彩丽年轻时候是北京私下里聚在一起练习歌唱的群里的一员，当年也曾经去考过中央音乐学院的。她是个女中音，现在年纪大了，声音更厚重低沉了，却早已不唱歌了。

做个成功的商人很棒啊，现在的她拥有大片的果园菜园、小别墅，天天在北京远郊的园子里忙活，戴着草帽，穿着平底鞋，蹲在地里弄草松土，站在果树下面剪枝喷水。她曾经跟我说，自从她有了这一片果园以后，天天沐浴在郊外的阳光下，心情越来越好，抑郁症都好了。哇！她难道还有过抑郁症吗？

彩丽跟我说过，她的经历丰富多彩，其中不乏艰难凄苦，经历过低谷、失败还有背叛，出过严重的车祸，牙齿都撞掉了，还有被闺蜜夺爱，事业上的挫折……彩丽绝对不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直是事业成功一帆风顺的样子。“有时间我跟你好好聊聊，你也给我写写。”她曾经对我说。我有时候想，成功的道路上毕竟伴随各种各样的负面记忆，有句古诗叫“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想来这就是真理。

爽心园

我们几个伙伴一个团，每次去彩丽的果园聚会，一定结伴同行。这里面有80年代出道、至今活跃在T型台上的超模钰洲，身高近一米九，站在人群里总有点鹤立鸡群的意思；从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退休的老颜、小燕夫妇，老颜的车技一流，是我们最可靠稳定的司机；巴佳，《作家文摘》的编辑，曾经的电视台播音主持；还有小康，电影人，毕业于美国南加大著名的电影学院，学的是制片专业。再加上我，我们几个人组成一个团，在公认的“团长”老颜的带领下，每次都是驱车前往彩丽位于昌平的果园，来一次嘻嘻哈哈快乐无比的旅程。

近期北京的疫情趋于稳定，昌平地区早已解除了危机。彩丽也几次热情地邀约，问我们什么时候再去。于是，春节期间，我们终于约起来，恢复了去彩丽果园相聚的节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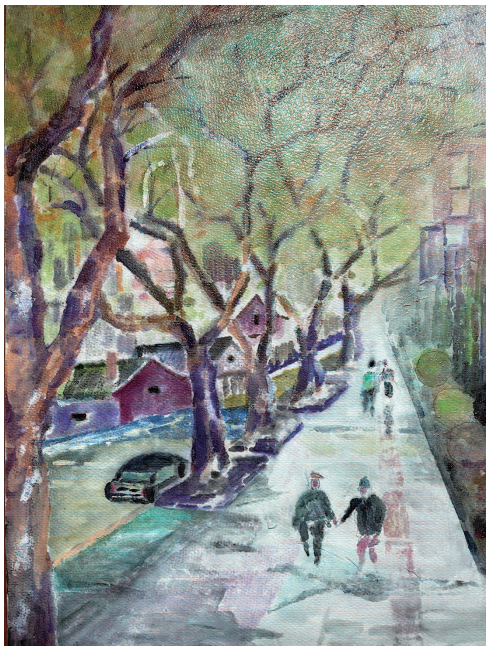
彩丽的小屋，依然是优雅和温暖的。那么大的果园，几栋小屋镶嵌在其中。彩丽说她在计划这几栋房子的时候就是不想把屋子建得很大，就是要小小巧巧，安静秀气的。夜晚来临的时候，她会把窗帘拉上，屋子里明亮和温暖，而屋外是大片的菜地和果园，有各种蔬果正在地下无声又蓬勃地生长；星星和月亮在遥远的天空闪耀，笼罩住了这片孕育着勃勃生机来年就会郁郁葱葱的土地。果园的女主人，已经是两鬓斑白的彩丽置身在她的小房子里，坐在桌边削着去年摘下的苹果，脚下有她的一只天天在外面疯玩几毛色有些脏脏的肥猫，门外，还有一胖一瘦两只狗躺在小窝中。这种情形，让我想起曾经送给她的两本书，那是一个美国老人塔莎奶奶在自己的小庄园里的生活图本。那位年过六十的奶奶在买下了小庄园之后，就用双手建立了一个花园小村，由小河、小船、小房、小作坊、小动物，还有织布机组成的美好家园。看过那个图本，谁不为之向往啊？在喧嚣繁杂的都市中，竟然会有这一处世外桃源，简直就是梦中的景象。而眼前的彩丽，不就俨然是一个中国的塔莎奶奶吗？

推开小屋的纱门，看到正在忙碌的彩丽。寒暄之后，忽然发现她的面色稍显疲倦，一问之下，她说，昨晚她发飙了，把桌子都掀了！啊？

过节期间，彩丽这里几乎天天都有朋友来访，这是彩丽喜欢的事情，她在朋友中忙碌着，在欢快的气氛中，她给朋友们拿出库房里存放的菜蔬，下厨做饭，煎炒烹煮，她会问朋友们，想吃什么呀？最喜欢的事情就是来的各位朋友都喜欢开心地在她的餐桌上大快朵颐。但是头天晚上，来的几个朋友在她紧张烹饪的同时，一直在另外的桌子上玩麻将，连着玩儿了多少个小时完全忘记了时间，以至于彩丽连着催了四次他们依然不想收手。最后，彩丽一气之下，冲到牌桌边，猛然掀翻了牌桌。

“彩丽，做得对，就该掀了他们！”我除了小时候八九岁的时候曾经在爸爸的指导下摸过几下麻将牌，从来都不去接触牌桌子，是因为我根本没有时间消耗在那上面。如果玩牌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那绝不是游戏，那近乎让人上瘾的“毒品”。

那天我们在开心中度过。桌子上有彩丽做的干烧黄鱼、洋葱鸡蛋沙拉、脆炒莴笋、竹笋烧肉，还有钰洲早就要求的彩丽式炸酱面。窗外有大群鸡鸭鹅的叫声陪伴，室内是这一桌朋友的欢声笑语。彩丽的面色红润起来，倦态随之一扫而光。



冬天里的新华路 （水彩画） 周宪法

碧色寨米轨

吴道富

中老铁路开通，举世瞩目。在这条“高颜值”长达千余公里的标准轨(轨距1.435米)铁路出现以前，老挝只有一条从泰国延伸来的3.5公里的米轨铁路(轨距1米)。

米轨铁路，我曾亲见。那年，友在滇红河州工作，邀自驾游“碧色寨”，当时，《玉观音》(外景地)热潮未息，我等也算“追剧”一族。抵寨，陈旧空寂，唯方块字“大通公司”拱形门楼显眼，歇山式黑瓦屋顶也存古意，泥红围墙内旧舍可见，憾大门紧闭。道侧下坡，两道铁轨抢眼，对面白底黑字站牌醒目，心绪顿畅。法式砖木结构的车站，一楼一底，红瓦黄墙。站虽短小，楼前照样有钢架遮雨廊。木条靠背椅上方，直径约40厘米的罗马字时钟贴墙成直角耸出。寨名石碑在旁，背书“碧色寨车站位于蒙自草坝镇碧色寨村。1903年《中法会订滇越铁路章程》使法国攫取了滇越铁路的修筑权和通车管理权，1903年开始动工修建，1909年通车至碧色寨，1910年滇越铁路全线通车。车站占地面积约2平方公里，是我国最早的铁路车站之一……”读着不禁怀想连连。

一位身穿齐整铁路制服的中年汉子满脸笑容地迎来，交谈甚欢。他是当地人，热爱这份工作并以为荣，谙熟碧色的历史故事，所以听他“数家珍”远胜导游：百年前，这个叫“坡心”的小村才十几户人家，因建车站，一法国驻蒙自的官员发现此地依山傍水景色佳美，便取名碧色寨。铁路为法掠夺个旧锡矿打开方便之门，云南商家为与之抗争，自筹资金修建了个旧至碧色至石屏的铁路，成为中国唯一的民营铁路，而其轨距仅600毫米，亦称寸轨。两条铁路交会于此，碧色寨迅速繁华起来，商号货栈、酒店咖吧、海关邮局、贸易行、警察局等应运而生，劳工、富商、洋人、美女，出没往返，最高时人口有3万之多，享小巴黎之誉。传说护国讨袁的蔡锷将军曾乘火车经停碧色，袁派刺客假扮当地绅商向蔡敬酒，蔡嘱副官下车代谢而被杀害，蔡将军幸免于难。碧山小学在抗战期间曾是抗日革命活动据点……保护点正在修复，但客运早停了，现在一天也只有一二班货车。“云南十八怪，火车不通国内通国外，就是一怪！”资深铁路员工风趣又自豪地说。斜晖璀璨，碧天清澈，远山曼妙，米轨蜿蜒。跳下站台，我弯身抚摩锃亮米轨，感受到它的温度和历史厚重……

2013年，碧色寨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随着影片《芳华》(取景于此)热映，碧色寨旅游愈旺，米轨观光火车爆红。但愿文物如故，不过度开发，让它像诗一样长久地存在。

向任老学习

魏诗佩

我是一名八旬老人，退休赋闲在家，无事时喜欢动动笔杆子。是贵报的老订户，老读者。我非常钟情于“夜光杯”这个版面。我知道它要求高，要想在这个平台上发表文章，像我这样的无名小卒，谈何容易。然而，我还是抱着试试看的念想，偶尔也给它投投稿，结果可想而知。

究其原因，读了贵报10月13日发表在“夜光杯”上任老写的《我爱看喜剧》，全文还不到一百字，和韦德锐老师写的《向任老致敬》一文，才使我的心情豁然开朗：肯定是以往投给贵报的文章写得太啰嗦，废话多，不切题，编辑老师当然看不中。现在又读了这篇短文，细细琢磨，才使我大吃一惊，任老原来竟是一位大名人——儿童文学作家、翻译家。而写文章却如此惜墨如金。韦老师说得恰到好处：“这是他的文风，文风其实也是文德，因为他不愿占报纸的更多篇幅，留下给别的作者，使更多人有见报的机会……”

多么让人尊重的老前辈。向任老学习，向任老致敬！今后我一定以任老为榜样，重整自己的写作文风，写出一些言之有物的文章。

读者·作者·编者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家有潮妈

指间沙

过年前大扫除，我妈理出来一批她买的书。头一本是《任性宝宝怎么教》，接着是《聪明教学7原理》《让孩子越玩越聪明》《孩子受益一生的专注力训练》……看得我脑壳巨疼。好些书至今连塑封都没有拆，充分贯彻了我妈买书的“标题党”原则：标题就是咒语，图书就是良药。甭管好不好、贵不贵，买回家里摆一摆，就能“药到病除、立竿见影”。

书商们应该最喜欢我妈这样的顾客。我妈未必是个爱看书的人，但她绝对是个爱买书的人，并且始终如一地热情跟风。外孙女酥酥还没有出世，她已经将一大箱全彩的《十万个为什么》买回了家，至今压在暗无天日的橱柜底层。古今中外教育思维的书，堆起来比酥酥还高。听说编程火，书架上多了《少儿编程》《趣味编程》等等。至于奥数的书，那更是以集团军的规模，列方阵出现，从一年级到六年级买了好几套，并且没有一本被打开过。她的书桌上盖着一块布，掀开布，可以看见《门萨横向思维与逻辑推理》《中华国学经典启蒙》《小学生诗词必背75+80》……千真万确，一本闲书都没有，全是小孩子一见就想夺门而逃的书。

记得马伯庸写过一篇《末日焚书》，要是哪天我们小区遭遇酷寒，需要烧书供暖，我妈一定能贡献出巨大的能量。

一开始，我也劝她：“买自己想看的书，不要给酥酥买书！”但我妈置若罔闻。以前她老往上海书城跑，现在会网上购物了，我打开邮箱就能见到她新下的单。凭良心说，我妈有几本书是买得挺不错的，作者、内容皆靠谱。可是不知怎么回事，多年来她养成了一种强大的特异功能：再好的书，只要是她买回家的，就无一例外被打入了“冷宫”，连她本人都不会去“临幸”。

书买多了，我妈的口头禅也跟着“标题化”。酥酥一做数学题，她就在边上高喊：“思路要对！”全家正吃晚饭，她忽然冒出一句：“学习都是艰辛的！”大家正在看奥运比赛，她冷不丁冲出口：“做任何事都要有毅力！”期末考试后，我妈在厨房压低声量以谍战片语气，严肃地盘问我：“酥酥数学到底考了几分？”“这件事情……酥酥特地强调过，不能告诉外婆。”

上海外婆的严厉程度，恐怕是众所周知的。有个小美女的外婆是语文老师，我们都很羡慕。小美女的妈妈说，孩子去外婆家，晚上失眠。这才九岁啊！我震惊了。酥酥分析道：“人家外婆是凶，我家外婆是烦。我不怕凶，我怕烦。”

谁不想尽孝啊！鲁迅是个大孝子，五十多岁时买张恨水的小说寄给妈妈消遣：“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三日前曾买《金粉世家》一部十二本，又《美人恩》一部三本，皆张恨水作，分二包，由世界书局寄上。”我也愿意给我妈买小说，但我妈年轻时看不上琼瑶亦舒金庸王朔，现在的文学更是碰也不碰。我妈让我给她买过的书极其有限，一是钢琴乐理，二是书法字帖，都特别阳春白雪、空谷幽兰。有时候，“无聊”是种惠人惠己的品德，但我妈完全办不到。她最大的问题是不能自甘平庸，松弛不下来。

既然我妈不能停止买书，我只能心如刀绞、视而不见。朋友劝我，她婆婆花几万元买保健品，照样拦不住。书好歹安全，就只当是买书来派遣心头狼奔豕突的焦虑。

这些书就好比《爱情神话》里老白姆妈充满爱的乐扣乐扣，装满红烧肉、油焖笋，塞进儿子冰箱里，心就定了。至于能不能消化，不要紧，那是另外一回事。

十日谈

亲情需要边界感

责编：杨晓晖

只要不明显出错，你的选择，我们一定支持。